

К вопросу истории синтаксиса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Синтаксис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опирается на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которые сохранялись тысячелетиями и сейчас мало изменились.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с морфологией синтаксис надписей на черепаховых панцирях начал изучаться еще во времена вассалов. С 1920-х годов ученые–лингвисты больше внимания уделяли синтаксису, и область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постепенно расширилась. С течением времени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вмещать с другими языками некоторые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ие функции его были изменены. Установленный порядок слов является наиболее ярким проявлением китайской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ой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В статье проведен анализ и обобщен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ой структуры отдельных частей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порядка частей речи в предложениях.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синтаксис, надписи на черепаховых панцирях;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ие структуры.

Apaeva Sofya Huseynovna
candidate of philological sciences,
Kyrgyz-Chinese faculty
Balasagyn Kyrgyz National University,
Bishkek, Kyrgyz Republic
e-mail: apaeva.sofya@mail.ru

On the history of the syntax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syntax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s based on grammatical features that have been preserved for millennia and now have not changed much. Compared with morphology, the syntax of inscriptions on tortoiseshell began to be studied back in the days of vassals. Since the 1920s, linguists hav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syntax, and the field of syntactic research has gradually expanded. Over time, so that the Chinese language can be combined with other languages, some of its syntactic functions have been changed. The established word order is the most striking manifestation of Chinese syntactic stability.

The article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of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of individual parts of the sentence, the order of the speech parts in sentences.

Key words: syntax, inscriptions on tortoise shells; syntactic studies, syntactic structures.

阿帕耶娃 (Apaeva Sofya Huseynovna)

语言学候选人,

吉尔吉斯语系中国教师

巴拉萨金吉尔吉斯国立大学,

吉尔吉斯共和国比什凯克

电子邮件: apaeva.sofya@mail.ru

汉语句法历史

千白年来,即有史以来,汉语句法是变化不大的。它靠着数千年维持下来的莫些语法特点和后话展出来的一些特点,以自别放其他的语言。词序的固定是汉语句法稳定性的最突出的一种表现。与文字考释、词义研究相比,甲骨刻辞的句法研究最初处于附庸地位。20世纪20年代以来,学者们才开始将目光转移过来,句法研究渐多。从对句子的个个组成部分、句子的排列顺序、词类、句法结构、省略专题五个方面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总结,以期找到继续探讨之所在。

关键词: 20世纪20年代;甲骨刻辞;句法研究

句法是研究句子的个个组成部分和它们的排列顺序。句法研究的对象是句子。语法的一部分,它根据被研究语言的固定用法论述表语、修饰语和其他词的关系。句子的结构方式;表示其在句子中相互关系的词形式的排列。句法研究的是句子的内部结构,以词作为基本单位作为现存最古老的成系统的汉文字资料,甲骨刻辞真实反映了殷商时代的语言状况。句法是具有很大的稳定性的。千数年来,即有史以来,汉语句法是变化不大的。它靠着数千年维持下来的莫些语法特点和后话展出来的一些特点,以自别放其他的语言。词序的固定是汉语句法稳定性的最突出的一种表现。主语在句子前面,修饰语在被修饰语前面,动词在宾语前面,千数年如一日。有人分析到甲骨文的句法¹发现它的词序和现代汉语的词序基本上是一致的。在上古的全部典籍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事宽。下面是“成语”里的两个例子: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

这两句话的语音,当然变化很大了。在句法方面也有一些变化。例如现代不说“说”,而说“高典”;不说“闻”,而说“听见”。至于“韶”这个名词,在现代汉语里也根本用不着了。但是从句法上说,可以说没有什么变化;现代还是用同样的词序,同样的结构方式。

汉语的虚词也有相当大的稳定性。“这”、“于”、“兴”、“以”、“而”、“则”、“虽”、“若”、“如”等字,直到今天还在里面语言中应用着;有些在口语里边没有替身。例如“三分之一”的“之”,“而”词可以用口语中和书面语一致的虚词,而它们正是数千年前传下来的。

另一方面自1899年被发现,兴起了甲骨研究的热潮,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的研究,更是日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专就语法来讲,甲骨刻辞语法学自萌芽至发展,中间经历了五十年之久。在这五十年里,语法研究从零开始,研究队伍日益壮大,研究领域不断开拓,研究成果逐渐丰硕。最初的语法研究没有产生专论,处于文字考释、词义研究的附庸地位。上世纪20年代末,何定生《汉以前文法研究》(1928)、胡光炜《甲骨文例》卷下《辞例篇》(1928)和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1935)的问世,标志着这一研究的开端。后来陆续有了语法专论,但数量很少,涉及面也比较窄,比较典型的是张宗骞《卜辞弔、弗通用考》(1940)和杨树达《甲骨文中之先置宾辞》(1945)。1953年,管燮初《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首次对甲骨刻辞的语法展开全面研究。此后,陈梦家《殷墟虚卜辞综述》(1956)、吴浩坤、潘悠《中国甲骨学史》(1985)、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1987)、刘翔等《商周古文字读本》(1989)、邹晓

¹ 参看管燮初《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1953年中国科学院出版。

丽《甲骨文字学述要》(1999)均列专章讨论。潘允中《汉语语法史概要》(1986)、向熹《简明汉语史》(1993)对甲骨刻辞语法也有涉及。1988年,李曦的博士论文《殷墟卜辞语法》对甲骨刻辞的语法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2001年,张玉金《甲骨文语法学》吸收此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和自己的研究心得,深入研究大量原始材料,对甲骨语法展开了全面论述。以上是甲骨刻辞语法研究的总体情况。下面我们将归纳和总结甲骨刻辞句法方面的研究成果,以期找到继续探讨的空间。主要从五个方面分别阐述。

甲骨刻辞句法系统的全面研究此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管燮初《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1953)从句型、省略、语序、疑问句的格式和修饰语五个方面对甲骨刻辞的句法进行描述。此书首次将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甲骨刻辞语法研究中,建立了一套系统的语法体系,有开创之功。但由于材料等的局限,其中有些结论有待商榷和提高。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1956)设“文法”一章专门对甲骨刻辞语法做了更为深入的探讨,但主要围绕词法进行,句法方面只涉及到句型。其内容包括卜辞句子主要形式是“主—动—宾”,有少数句子的主语可置于动宾之后;附属卜辞往往会出现省略现象等。姜宝昌《殷墟甲骨刻辞句法研究》(1990)按照结构类型对甲骨刻辞中的句子进行了划分,综述其句法特点,并概括讨论其语序、基本句式、补语与宾语、使动与意动四方面的问题。向熹《简明汉语史》(1993)第一章第一节中首先描述了甲骨刻辞语法的概貌,进而从句子成分和句型两方面对其句法进行了探讨。后来,郭青萍、郭胜强《卜辞句法结构研究刍议》(1986)、朱歧祥《殷墟卜辞句法论稿》(1990)等亦对甲骨刻辞句法作了相应论述。

甲骨刻辞语序问题的研究甲骨刻辞中表达句法关系最重要的手段是语序,研究语序问题的论著主要有:早在上世纪50年代,杨树达《甲文中之先置宾辞》就已论及宾语的位置问题。后来,黄淑英《古代汉语倒装句类型》(1981)、刘学顺《否定句中宾语前置的演变》(1986)、唐钰明《甲骨文“唯宾动”式及其蜕变》(1990)、陶国良《论甲骨刻辞的宾语及其位置》(1993)、杨薇《甲骨文中宾语无条件前置说质疑》(1997)、喻遂生《甲骨文语序问题札记二则》(2000)等均就宾语前置问题进行了讨论。沈培《殷墟甲骨卜辞语序研究》(1992)首次对卜辞的语序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将注意力集中在卜辞的“特殊语序”方面,从主语、宾语、介词结构、状语的位置和数名结合的顺序五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考察,且多数结论严谨可信。后来,其《殷墟甲骨卜辞中主语的位置及相关问题》(1992)对此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除宾语位置外,孟蓬生《上古汉语的大名冠小名语序》(1993)探讨了名词组合的语序问题。

甲骨刻辞句类问题的研究句类是根据句子语气的不同而分出来的类别,因此,要谈甲骨刻辞的句类问题就必然涉及语气问题。语气问题细分为三个方面:甲骨刻辞命辞的语气问题、甲骨刻辞非命辞的语气问题和甲骨刻辞句末语气词问题。

(一) 甲骨刻辞命辞的语气问题是甲骨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从刘鹗、孙诒让、罗振玉到陈梦家、管燮初,再到饶宗颐、张秉权,都认为卜辞命辞是疑问句。进入80年代,国外一些学者先后发表论文或专著,向传统的卜辞疑问说发起挑战,如夏含夷《周易的构成》(1983)、白川静《卜辞的本质》(1984)、高岛谦一《问鼎》(1984)、吉德炜《问“问”》(1989)等。李学勤《关于组卜辞的一些问题》(1980)、裘锡圭《关于殷墟卜辞的命辞是否问句的考察》(1988)认为,卜辞命辞只有部分是问句,另一部分还不能肯定其问句性质。其后,朱歧祥《殷墟卜辞的命辞是问句考辨》(1989)、陈炜湛《论殷墟卜辞命辞的性质》(1995)和张玉金《论殷墟卜辞命辞的语气问题》(1995)还是坚持卜辞命辞是问句的传统观点。

(二) 研究甲骨刻辞非命辞的语气问题的论文,主要有:张玉金《殷墟甲骨文句类问题研究》(1997)、朱歧祥《殷墟甲骨文有非问句考》(1998)等。

(三) 专门研究甲骨刻辞句末语气词的论文,主要有:陈炜湛《关于甲骨文“印”、“执”二字的词义问题》(1998)、朱歧祥《卜辞中“乎”字非疑问语词考》(1998)和《再论“不”

的特殊句例》(1998)、张世超《卜辞句末语气词的再探索》(1998)、张玉金《关于卜辞中“抑”和“执”是否句末语气词的问题》(2000)等。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殷墟卜辞命辞是否属于问句,还有待于学者进一步考证和探讨。而前人行文中不曾涉及的新出土甲骨材料或许对于最终确定命辞的句式归属会有所裨益。

参考文献

1. 李京廉. 评《乔姆斯基的形式句法—历史进程与最新理论》. 北京理工大学 2003 年 12 月
2. 郑邵琳 《近百年来甲骨刻辞句法研究综述》. 华东师范大学 2013 年 5 月
3. 宋苏轼 《次韵范淳父送秦少章》北京 2000 年
4. 宋严羽 《沧浪诗话》2013 年 11 月
5. 石定栩 《形式句法》北京理工大学 2003 年 5 月